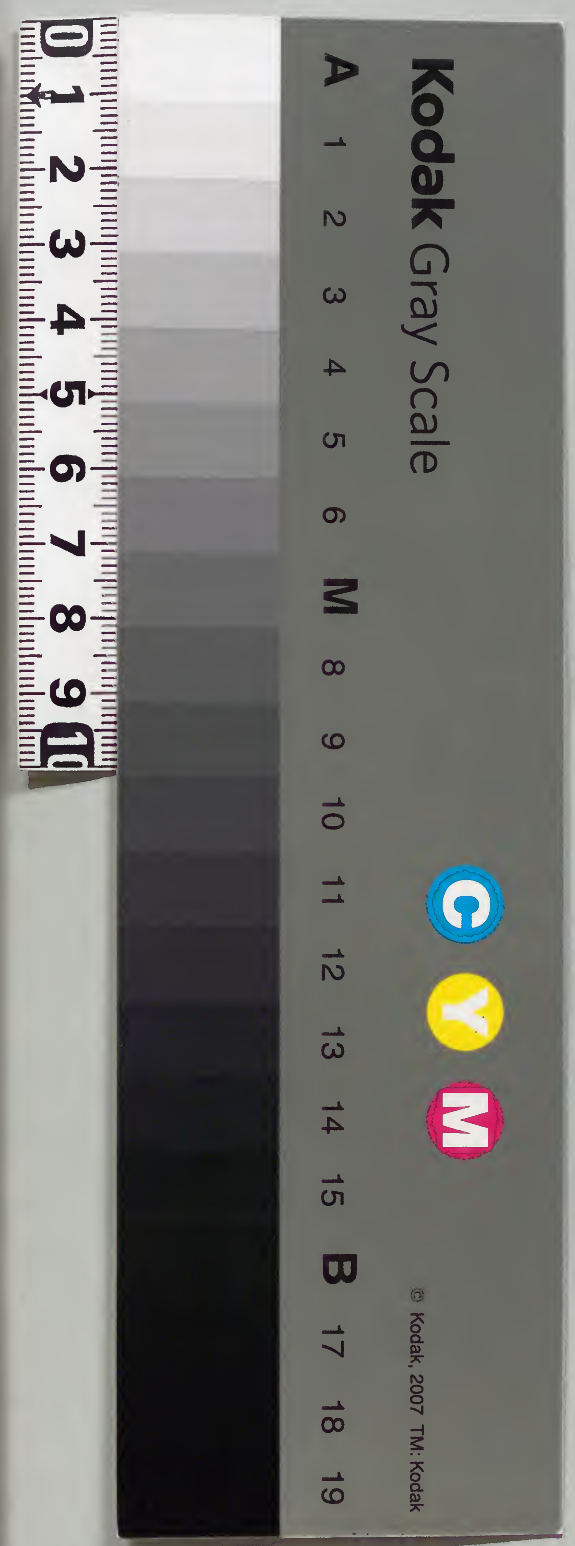


東萊集

三十六之四十
終
祭文 哀詩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函	二 一 二 四	三 四 九 四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494
冊 數		12 (12)
函 號		313 410



東萊呂太丈全集附錄卷第三十八

祭文一

朱提舉元晦

淺草文庫

維海歷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

宣衆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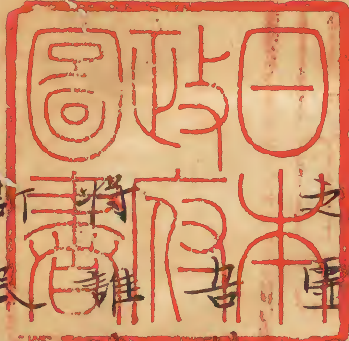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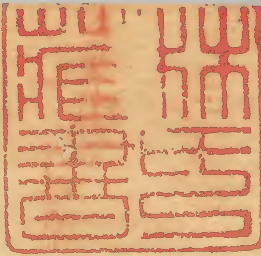
香茶鷄酒奠于古交伯恭呂兄明道直閣大着郎中

鳴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邪往歲已

敬夫今者伯恭胡為而又至於不淑也邪道學

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後邪後生將誰使之誨

斯良將誰使之福邪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邪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
督邪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誓呼號
天而慟哭邪嗚呼伯恭有眷庵之智而憲之若愚有
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
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
井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
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剛古之君子猶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敏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
量閎廓既海納而淵停豈澄清而模彌知涵濡於

先調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交極探討之幽遐
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
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
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虚心其獻納衆
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興疾而言歸既一
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消搖以曳杖恍沂上之
風雩衆咸喜其有廖真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
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增有邦之珍瘁極吾堂之哀悃嗚呼哀哉我實無似

兄辱與游譏磨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察
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
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煖而有約盍
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赴車之俗至為日
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
之衰乃至此邪既為位以泄哀後蘇辭以寓真真嗣
咸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劉通判子澄

維淳熙八年八月乙丑奉議郎

清之謹束智再拜以清酌房羞之奠 寓祭于之

壽吾不必貴不貴不壽於子何傷啻之百世是
日不亡模毀範欽我特疇賴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辭千里以寓一哀惟子明靈慰此水懷嗚呼哀哉伏
惟尚饗

黃教授文叔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某月某日同年生從事郎克
平江府府學教授黃度敢以脯醢清酌奠於故直閣
大着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嗟夫天之生賢其將有意
耶夫亦坎壈無私聽其自死自生等草木之榮悴耶
有耶夫子因博而淵深明允而篤實何止兼百人之

器惟人生之雖厚而所以成之者或不至有如夫子
好學而不倦力行而無斁蓋日造乎明誠之地故子
之強而仕也人皆望其致位鄉相推所學以佐明主
及其病而歸也則又望其著書立言以詔天下與夫
世惟是二者必有得於此何盡泯滅而無一遂嗚呼
哀哉蒼仁者真不可恃邪其頽然而無知邪仁者必
壽有德者必貴將亦非其理邪夫何予之名厚而乃
渾、無所為邪嗚呼哀哉道絕千載士毋其早聞見
忽異相與詆訾世豈無真毀譽乎之儻群疑之求之
將扞格而難施惟夫子之為不可及習乎渺焉其與

儼、動容而正色蓋見之者盡忠其所挾侍茲驚義
之攸立而與人同名物必歸吾目以此為天下惜哭
之輒慟而非私也士友會喪千里奔馳我寧不往薄
宦緝蠹因僚舊以致奠恍音容之不遠尚饗

鄭監廟景元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一日甲子
文林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鄭伯英謹以薄奠致祭
于參議直閣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嗚呼哀哉嗚呼痛
哉吾何暇為天下勸哉惟我先兄克自立於一世顧
瞻四海儔類無幾寥、南軒神交心契玩其遺遺三

後學增蓋嘗指而告予曰人謂斯人有志於功名者
非也是有本有原其道甚粹建母嚴、曰有悔菴山
川發靈其道甚嚴觀合并之日鮮徒致意於飛緘至
於志同道同為僚又同相從久而相與之隆者則惟
曰東萊公固嘗論之君之於人迹若簡絕而情偽淑
慝纖悉必照且於事也魯不亦帶而變故起伏獨能
得其會通蓋極書之博而執理之要用力至到故靡
不昭融是其道甚廣而人徒指為章句之雄者非也
吾聞呂氏世修相業伐有宗 使吾見斯人之止也
將能參酌大 之大推廣小申公之懿庶幾極高

者乎嗚呼家庭 言明、在耳孰謂此

道 此七月丁丑自天降 推肝 膽忍死有

行 遇悔菴信我以 已矣所可為有唯當

叙述其事以益 且垂 之名行見東萊其遂議所

以 嗚呼此固 當哀溢漑想於君而亦君之任也

孰謂 車過門而已相從於九京者乎嗚呼哀我嗚

呼痛哉吾尚何暇為不 勸哉甫匄入哭載念其私

悠々四海君實我知謂材匪難不用匪易謂我困窮

知有命 謂君舉大好景兀所可疵病已任有言

我領此意刻骨銘肌悠々四海今誰及斯嗚呼哀我

吾何暇為天下勤哉日月不居我將奉吾兄之喪
而君亦且窀突^矣李之何其遂至此極也因風寓誠吾
不知涕泗之填臆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樓寺丞大防

趙司直景昭

薛判定象先

徐編修子宜

劉太博淳叟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論不知古亦云久哉思得
一人庶幾於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有學窮本原
行窮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摹宏大而不遺
其細議論正乎而得事幾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
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有夫然後退可以為

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觀斯以之小康
御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為乎抱道而不得試
嗚呼天之生公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畜其壽誘
其表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則不
可以有為矣卧家優游尚足以務式於一世何疾困
之夙昔而逝嘆此數年凋喪善類天子天子又奪吾
大員是真可為痛哭流涕鎗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
之一二顧乎時師仰之不暇有何敢知公之所至詩
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
而哭以文嘗曰吾徒之私意而已邪尚饗

趙侍郎子直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己亥朔二十七日庚午
朝奉郎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趙汝愚謹
致祭于伯恭直閣大著作呂兄之靈嗚呼吾友伯恭
一代所宗造道自得善積厥躬究六藝之旨歸窮百
家之異同傳記所載無一義之不講臺閣舊典靡一
事之不 考古而驗今必於焉而折 發於議論
而正平見於文章而春容奔走學府 自束為教

惟鐘問其言者悅而 其貌名廟
女之區宛然伊洛之風蓋能發 大學

允蹈中庸達則垂善乎天下與

三代之隆

柯年不逮黃憲官不到李充 潛心於大業迄不顯
共成功獨身後之盛名與天地兮相為於始終嗚呼
去年哭南軒今年又哭公逝者如斯吾道其窮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提刑定天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十五日丁亥
朝奉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蔡戡謹以清酌之
奠致祭于歿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
不講允聖是憂公有篤志好古敏求網羅百氏貫究

九流卒歸本諱以踐以修沒世無稱君子所疾公繇
斯年厥聞洋溢連中丙科平步藏室為時儒宗有名
有實物已靜默似不能言扣以古今浩若決川温
慈和與物周旋遇所不可若砥柱屹去國即家樂道
安貧學角慕之其從如雲口授心得日擎耳聞坐使
一邦化為河汾國朝文章汗牛充宇給札尚方筆削
丹府翦其類蓋精於去取帝曰此書治道有補經綸
之學百不一施物明節宜偶爽厥宜亦既有瘳年未
及衰云胡若人而止於斯惟賦與公情義膠漆同時
書林獨親醇德如蓬倚麻不扶而直少處參辰久生

契闊聞計之日在天一涯哭於寢門涕泗咨嗟有愧
古人經紀其家遠奠工觴寧無如耶尚饗

辛殿撰幼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
奉議郎充右文殿修撰如隆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
營田事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辛奇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宫使直閣
大著言公之靈惟公天質之義道學之粹操存之既
固不充養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於心極高愛不足
以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愛憎以無迹更

毀譽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賢而曰異者莫得窺其
際也任宦道遠發軔早歲遺外取體鞅寢忘味事物
之未若未始緝吾意迨夫審是決疑則稍微正大中
在物之理而盡愛物之義私淑諸人固已設科不扼
聞者心醉通行志得抑特使群才並用而衆志感遂
也乃若生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
昏過絕於人要之蓋其餘幸厥今上承伊洛遠所誅
泗僉曰朱張東萊此鼎立於一世學者有宗聖傳不
人皆齒壯而力壯夫何南軒止而公病 上 付
斯文謂寃用其猶朱傳聞有廖士夫增氣忽反

以 郵傳於 痺嗚呼壽考之不究德業之
試室無人而子幼何福善而如是然而天所異與
者其得 多矣又奚有於喬松之年趙孟之貴并疾
半世傾風同朝託契嘗從遊於南軒蓋於公而敬畏
茲物論之共悼寧有懷於私惠緘忱辭於千里富哀
情於一酌尚饗

張提學定叟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 日奉議郎
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監公事張杓敬致祭于物故
參議大著直閣呂公之灵嗚呼天於斯文忍掇喪之

胡為哲人相繼而蕃聖門郭郭百雉猶痺又弱一箇
其將寢履公與先兄同志不移寢夜之勤匪曰其私
書來唁我墨淡字款序文銘幽歆馮深悲宿草未改
公已致斯嗚呼位不稱德澤不及時立言不朽俟後
世知富貴無稱負愧不貧死而不亡公奚已而拘以
使事阻哭縋唯讀絮致真濡浹書詞魂兮不昧歆此
一卮尚饗

蕭待制巡隣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朝
諸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課

使賜紫金魚袋蕭燧謹以清酌素羞之奠致祭于歿
故宮使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學之不講孔子所
憂得其本真川海一流呂氏之學在伯恭父洞徹本
未雍容出處伯恭在朝未昌厥施母曰未昌吾堂有
依洎其病還小大歎惜毋庸歎惜後學是式伯恭雖
病不病者存董染其徒培根浚源曾是仕已與其病
否匪足慶言願君壽考燧同朝之舊叩守于茲將以
暇日課得考疑未酬其心君遽易簣知與不知同一
慘惻學至縱心其德乃全朝聞夕可又何洒然二名
之辨君已洞識英爽在茲炯、明白尚饗

本知縣

張教授

高知錄

何縣丞

汪司理

黃司法

陸縣尉

維淳熙八年八月五日承務郎知金華縣主管勸農
 公事木昂從事郎別學教授張泌從事郎錄事參軍
 高子夏從事郎金華縣丞河澍迪功郎司理參軍汪
 璿修職郎司法參軍黃履迪功郎金華縣尉陸適謹
 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直閣郎中之靈嗚呼斯道未
 亡孰司其傳惟公卓見昭徹其存的心寧障隱石
 川講肄千家負笈相先被其沾丐靡不稱員既拾兩
 科躋于班序壁水蓬山翻挈儀日孰窺而肆飾且悅

此獨

昌其門戶陶染規恢敏如時雨夫何引

閉關細書任重道遠久矣師模昏覲朝夕再躡天
 邊先朝露從仰須臾耄耆幼稚湧出歡歡焉屬官
 問政餘日曳履未塵總惟蕭瑟嗚呼誰歎能紹其
 筆金昆之懿門人之密死而不朽千載如一陳觸行
 敬敢薦公室伏惟尚饗

陸主簿子靜

維皇宋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有一月癸酉朔六日
 戊寅迪功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主管直閣郎中呂公先生之

靈王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先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
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
儂悔膏致侮彰或招忌纖介不懷惟以自治悔者終
敬忘名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
配屬思紆餘插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
學伊呂其志久而茲專窮而益厲約編持平棄疵養
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傳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
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聘胎速其向痊全安是
異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禘麟經是嗣杜門養
不廢訃音一駛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歎君

子 奪之天宇何意刑公云亡吾兄繼逝曾未期
月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死匪躬之
瘁嗚呼天宇胡不計是竭川夷陵忍不少候辛卯之
冬行邵幸會僅一徃復揖遜而良既而以公將與考
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騰
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它士公之薤鏡斯已奇
矣公遭大故予黍末第迫歸親親徒以書慰甲午之
夏公尚居里舍自錢塘溯江以詣值公適衝澹日至
止一見准然如獲大利我生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
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鍼始痛懲

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
肖往、失墜終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適後一
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特優
游以受政劑潢池之岳警及郡界亟遂親庭忘不克
遂先兄復齋以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丹疾顏
大古自是以嗚呼天子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
紀幽鑄之重豈敢他誘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
銘公即揮賜琅玕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
化我固罷駕重以奔蹇惟不自休強勉希驥以年以
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覩者加細追惟曩昔履心浮

氣徒致參辰豈足酌議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度幾十
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計書束來心裂
碎與二三子勤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寃
步初厠未隸絕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屨擔簦宵不能
寐所痛其來棺藏惟蔽誰謂及門紉翠已邁足跡途
泥追之不逮矯首茫濟零如霈不敏不武 將以誰
罪及其既虞几遙進拜觴酒三內哀辭以載聞予不
聞神其如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陳同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

先生以疾卒于家越四月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
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西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遣
香燭茶酒之酌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
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取為聖人之妙用英豪
竊聞之狗且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為
悖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
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高
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
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歎整兩漢而下廢幾及見
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

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
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
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
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
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不具舉雖天亦有所
未平抑尤當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
之云之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
而發成就如夫一觸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
琴已分其不可復數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與所秉
物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陳通判君舉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尚斯文具未熄燼千載而
莫且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欽焉遷而下史法亂微
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離字箋傳唯公紹絕學之遺
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異津涉九流仰弗畔既
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曰古人之大體而
能通當世之變及觀人物身自秦漢勲臣擅其氣略
儒雅墜於薛鞠通人焉草以法士馬斯以余觀公
與天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
講求文獻嘗以為藝祖造邦主基周室而仁皇

絕體之際庶幾羞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
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
之餘筭又將會同錯綜招嵩集敬回高牛於絕軌于
六轡以論拊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盡又渡
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慳伏燭
之方燭及修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
扁若一體之中判年偏同而智遲名迥似而實遠蓋
騁驥之先但望孤征於款段參移于斗改長夜于漫
漫馱余懷其何極新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冀
精爽之一時嗚呼哀哉尚饗

徐推官居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越三日丁未從
事即新紹興府觀察推官徐元德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音癸巳之夏元德
始獲見公自是以來九年雖其用離合遠近之不常
蓋無一歲而不從公遊也公之淵源豈人所窺而宗
論密議不於我乎愛公之宏大於物不忤而深懲痛
真獨於我乎加聞我末學絲髮微進則公慰快且具
詞色至於踰常守舊新功不生公又為之咨嗟惻歎
至于再三而不已也嗚呼小子何以得此於明公巨

人哉私惟負病有親無養奔走日多受教日寡誓將
謀杯飯以詞老母而終身以後公孰謂棄我而死邪
有疑孰問有過孰責有志孰依世豈復易有此人哉
即其生公之難而究其死公之易誰實為之則元德
之哭公又焉敢以其私尚饗

葉推官正則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人文林郎新差武昌
軍節度推官葉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近故
主管直閣大著郎中一丈先生之靈嗚呼語何必深
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

難知超聖質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
昔余之於公也年有少長之序筆有後先之隔每將
言而輒止意避之而太息令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
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
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閉塞彼蒼蒼者之吉凶竟無所
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感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
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
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淳流於編帙既徹
牖以並納亦隨才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
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若秀

蘋藻以芼擷絜黍稷而饋餽嗚呼公之施於世者
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富器不止於
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折而愈精德欲充而益冒
暢群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習周孔之業敬而不述
商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千歲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
疑古人之昏然僅令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
哀於此耐尚饗

王主簿道夫

維淳熙九年二月壬寅朔八日己酉修職郎舒州懷
寧縣主簿王中^白謹遣家奴持薄幣敬奠于故●明道

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夫事有闕天下之大變名非其一死之足悲自古皆有死其生群焉則其死也抑又何追惟公被服仁義內明外孝力學窮年雖隆寒盛暑未嘗少輟而嬉旁搜極取纖大不遺據其會而要其極鋪其醇而棄其滴淵涿地負溥博無涯用能上窺上帝三五之幻眇下破百家諸子之支離四方之士一誦其文則知其人為可節不憚遐僻至者遠或數年近或累月隨其淺深各有轉移由其內行純密屋漏不欺故形見之所及其有獲於其君卓乎感通之應篤實之輝粵淳熙之初載公遭家難退上千尋

之故樓上既聞其終喪虛館職以待之
其莫宜公亦感特節之難遇慨然有志於一施入對
所論大安大危出焚其藁時人無知遂登著庭遂攝
即闡率、矻矻晝講夜惟當道李缺裂之餘而欲起
千載浸衰之統處南北分爭之際而欲成高世不拔
之基志勤事左曲高和稀殊心異識或笑或疑公不
為動有徐其馳區、之所恃者天地鬼神之神靈陰贊
默誘使得卒其所為曾未少効而嬰疾廢死蒼心者
不可問吾將以咎天誰耶始僕訪公中都坐語未竟
公喜見於睫眉教誨徃復八年於此情益厚而不衰

頽力行之弗逮迄未有以自別於衆人孤平生之深
期意公少留將從公以卒學公今逝矣僕將疇歸淮
浙相望哭亦不時斗酒狂酌侑以此詞語言有盡肝
臆莫披浩臨風其長慟蓋不獨以哀吾之私也尚饗

陳教授益之

維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門生迪功郎新差充寧
國府府學教授陳謙謹以清酌庶羞之真致祭于土
管亘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性命死生之際聖人之
說已定至其偶有不合初不以為天道之病故道之
廢行歸之有命慟哭顏歿云不幸後來謫儒聞見

單醕廼有是耶非耶之語後有都不有記之疑持人
事之區、較造物之銖錙我觀三代而下抱道懷德
之士與材畧之間出欬規爲於一世或終老於轍環
或中流而兩楫自古若此者何限豈有忘之皆齊君
子惟於未漸盡以前斷不虧而不愧彼世俗之所欣
等劍首之一噉苟吾有不亡者子雖之死其奚悔高
秋骸之復更在大化以安計嗟若先生奪去云速方
其出而震乎一世共倚爲彝倫之福嘗有位於表若
佇流川而裕谷不挺刃以浪戰不閉關以立獨異端
披猖見親自縮謁老異同並包并蓄折兩端之實表

歸方來之懿宿蓋已發古人之純全非並涯之一曲
公海內之評議翕上下以交囑一日病廢萬夫高目
縱欲託之空言猶莫登於平牘至此可以言命之不
幸而無所致問於茲哭也雖然問則不敢猶將有言
皆伊雲之會指布餘分亦各用世所聞益尊先生整
前修之絕緒欲共持於未泯艾東南之留醫開冕耀
於沉昏方將舉矍相之解問此位之幾存闕明月於
山阿驚螳解而廢奔又未知夫更數十年之後付此
事於誰論此治任築室之文所以拊心長痛而不獨
譚之一二登門者也尚饗

彭剛定子後

維淳熙九年歲在壬寅五月庚子朔越二十日己丑
從政郎新差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剛定官彭仲剛謹
致酒果脯醢之奠酌于故大茗郎中呂公先生之墓
而哭之曰嗚呼道喪千載紛靡有定朱興涇有百年
六聖有閑洛伊獨得其正洛伊之傳其泐為盛流日
以遠罔所審訂或小習而大道或理研而事屑姑行
行而誦言靡見禮而知政既不足以閑物成務又惡
在其窮理盡性惟公生之雖晚獨聞知而甚往如海
斯涵如玉之瑩貫千載以馳騁攬九流而考評上深

窺於坳坳下不遺於管寧論往古而知變施當今而
有證備百物以不廢剝。心而獨整曾不流以不倚
亦非虧而非刺可謂時大富恃精微潔淨本末細大
之具舉而表裏顯微之相應者也蓋將績墜緝於歆
絕回大明於將暝光先烈於申許接正傳於曾孟此
天下或未之知而有識之所私慶頌其道之將行而
公身之已病退以辱處頽然頽聽意沉恙之浸釋俄
一朝而長暝嗚呼哀哉我觀近歲人物不競匪其論
亡則或增登曰薛曰劉曰張曰鄭相繼不存有淚如
迸屬方出近鄭建列之喪而公之訃有適倚中心擁

折欲以誰詞何彼蒼々者之無情抑豈昔人之所謂
命音我初筮有日如惜微公閑明緣墮坑穽前年過
公力疾相迎雖屬體之方苦猶無言而不贈今亡矣
夫吾難與敬陳薄酌於宿草發長號於荒徑哀則有
餘辭不能竟嗚呼哀哉尚饗

表縣尉和叔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
迪功郎新江陰軍江陰縣尉廵捉私茶鹽礬彙催緝
索燮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故宮使直閣禮部先
生呂公之靈嗚呼音在先正德業崇大施及後昆典

刑則在公生相門卓爾不群思大其家與垂前人氣
貌溫然天與渾璞有足負粟而力于學其學是何淳
流會通磅礴萬古叩之不窮浩然溟澗靡物不容喜
愠不形潛養之功其大與際中有至精辨析儒釋正
塗坦平經綸斯世有網有目成法具存古道可復茫
茫土宇豈無才士孰如夫子兼百衆美帝曰汝賢高
人之英官之虛序登之著庭忠言造膝虛己樂聽俾
贊邦禮大猷是經帝方鄉之俄以疾聞爰寵且歸中
祕是直曾未幾年亟復舊物志不可奪遂其優逸猶
能講明為後學則善類倦之日俟康復一朝千古愁

遺則弗鳴呼哀哉四海師資凋零無幾夫孰謂公亦
止於此百爾君子誰不痛傷矧我晚學屢外其堂我
昔求友自謂有得一瞻德容茫然自失有懷誨言敢
不銘刻聞公之喪欲慟其惟力不遠心顏厚悃慨英
風偉度今其何之聞之古人死而不亡千載而下猶
有耿光我雖蠢冥尚自努力期于有成以報公德薄
真一觸姑寓遠誠遐想聲容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
饗

俞縣丞墓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有三日丙

寅從政郎新台州天台縣丞俞亨宗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大
賢也不教其生大賢天固有意於斯時惟先生之降
才得天粹之純微悟成性之正大造學術之精微發
微言之淵蓋昭聖道之光輝紛百氏與弱史胥
而斫幾下惟受業千里師資出入朝廷善類焉依此
一善與一能必曲成而樂推譬如營九曾之崇臺歸
廣博乎其為基嗟百年之幾見真一代之元龜謂天
既以斯文而付之必以平治而屬之夫何位不登於
二事壽不究於斯願用方俶而俄疾將有瘳而遽萎

山嶺梁壞大不憇遺嗚呼先生逝矣舉世悲思不可
復見矣然而音容雖寂而緒言餘論可繹可思精爽
猶在而高風勁節可仰可師雖民之無祿喪我哲人
而其不死者固未嘗或虧亨宗頃銘閔享獲親色辭
宦學全率實教載之道無間於精粗理必析於毫釐
從根芽而芽孽非先生而其誰屬去歲之云暮巫問
毋於講惟誨諄、而益切憐不樂予言歸曾別日之
幾何忽訃音之遠馳悵奉軀之永已竟中道而莫追
寫此心而徃真潛滂淚而淋漓嗚呼天之生大賢也
乃止於斯尚饗

李縣丞涇御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七日庚午
門生從事郎新紹興府新昌縣丞李^涇敬以香●茗之
奠敢昭告于逝故官使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
呼先生之學如丘總龜山輝淵媚溢為文辭世所推
者第衡氣機孰知先生何有於斯迺其醜籍萬頃之
阪澄之不清涅而非緇雖親與昵莫得而窺惟誠與
敬德自天姿加之力學益眷于思心疑欣釋與道委
蛇四世一轍淳流可推顯微本末一貫無道仕行其
義寧訂崇庠亦既行可羞於詭隨駁、進擢倏焉呼

帝亦念公安否是咨相業之傳百未一施胡不勅
遺入輔龍墀否則眉壽後覺所資推明聖學力疾忘
疲問字填門講論孳、任重道遠萬化莫移業之所
就春秋及詩書猶未竟迺止于茲嗚呼哀哉冰生何
幸親見紫芝博我約我戒以多岐薄宦以來尚靳搥
衣舟移夜半迺哭靈輒嗟、前筆晨星稀微南軒往
矣公又其萎斯文疇主後死疇依道之不行世不我
知如二先生豈不逢時帝方簡在天則奪之嗚呼痛
哉尚饗

東萊呂太史全集附錄卷三十八終

東萊呂太史全集附錄卷第三十九

祭文二

呂監倉子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
弟祖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直閣之靈
哀、吾兄少長相依相育教誨義重父師山摧石墜
杳無端倪舟旒翩、日月有時四海師友慟哭於斯
哀、吾兄知予不知貴賤貧富壽夭得喪皆不可得
而期亦不可得而私徬徨顧瞻後將何為唯有萬事
悉屏反築于茲朝夕予几筵之側徃來乎松楸之壤

以盡此情以寫此悲苟朝暮即死稍有以見吾先於
地下不幸而苟活亦少有以慰吾先九泉之思英靈
在天此心不欺凡我同門其聽此辭補其闕遺無使
顛際哀、吾先令將昌歸尚饗

曾知縣德寬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戊戌朔表笄承務郎知
平江府長洲縣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運河隄岸曾
稟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提宮大着直閣
郎中表兄呂公之靈嗚呼士之生於斯世兮有貴賤
之殊匹匹絕類而離倫兮則沮安於氣習彼蕪蕪之

癯儒兮雅棲身於圭華矧坐思而行吟兮玩微言於
方冊及一旦奮於青雲之上兮則脫塵埃而謝山澤
君夫蟬聯之胄兮世襲耀于簪纓蓋鴆毒於宴安兮
肆食肥而衣輕乃衣帶於布布兮思鄉雲而擬倫探
游夏之淵源兮若潛心於典墳固不貫穿厭飲兮咀
其萃而擷其英自非闢世而生兮為吾道之權衡作
主盟於善類兮大振起於斯文則彼之茂實英聲又
安能如是之飛騰嗚呼東萊其斯人歟期不自於所
學兮致吾君於唐虞附拾巍科片言隻字士皆傳以
為楷模兮茲示公之 餘暨教育於河汾兮爭自效

而奔趨凡策名天陛嶄然見頭角兮誰非經承指授
樞衣趨隅之徒道既峻而德寧兮膺冕旒之東知游
東觀而在渠兮拾公而而誰宜擢論著於秘庭兮細
金柅而覃思當是時也楮紳先生兮莫不傾耳而聽
咸謂天將恢公之設施兮其或在於斯俄微疴之朝
奏兮力爭開而暮歸猶異日收藥石之効兮享康寧
以龐眉何子鵬之飛來兮遽中道而奪之嗚呼哀哉
生必有死之如夜旦之推移公之云亡兮在吾堂為
可悲山頽梁壞兮哲人其萎昇公以生知之脊兮而
將畜其壽賦公以經綸之學兮而不與其時而使夫

識與不識兮徒道路之嗟咨福善禍淫之理不可測
兮問諸天而可知稟親居中表義均良師幼而學兮
幸朝夕之瞻依長而仕兮勤歲時之闕離公之愛物
兮每手筆以歲規顧何以報公兮唯書紳而佩帛方
計音之遠來兮蓋失看而驚疑洎消息之真傳兮不
知滂泗之文頤嗚呼粹美之容兮如在目前琢磨之
訓兮猶在吾耳千古之不可見兮其道則存九原之
不可作兮此別長已生翺之微兮好富夫哀挽之
訛敬不文兮烏足以形容德行之懿尚惟公之有
冀英靈之小昧尚饗

范縣丞伯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二月辛丑朔從政郎南劍
尤溪縣丞范念德謹遣介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近故提宮直閣大着呂兄之靈嗚呼有命自天理
混全既於欲因或不遷惟公之生氣稟厚

我誘精明外發純粹內融篤敬勵行克
千古簡籍記探贖釣隱涵養肖次宏
無涯刪繁穢含英咀華作多文章其
及人風動遐青、子於不遠千里負

畢遂因初其

厥志嗚鶴在陰聲聞于天天子命召蘭省詳延意
期大用遽以疾聞卷而懷之師林泉載離寒暑用
臻樂喜如何不淑奄忽川逝哲人其萃舉國於嗚
呼哀哉命也已矣俗薄道喪無甚茲時公與朱張鼎
立扶持既悼漢廣公後絕之後學張、將焉疇依念
德風音登門與聞韶論音塵隔闊日益以遠高山仰
止未幾再見誰謂參辰莫克遂願聞計伊迂職守拘
縻慟哭寢門遠莫致之潢汙一奠侑以斐詞臨風告
哀神其格思尚饗

呂仲平等
戴在伯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學生呂存祥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
呼人生在三師教居一天地肇判斯義已立學必有
師傳道實難毫釐之差流于異端先生之學蓋審其
是泝而求之有淳有委天資純明又生德門中原文
獻生長見聞過江諸賢或仕或隱并其堂奧悉扣刑
憲退而講學歷極窮探天人精微事物本原幽無不
燭細無不察道雖深造常若未達德成行尊乃淑諸
人始于一鄉善誘循、聲聞四方學者雲集難疑答
問樞衣造室質有厚薄材有短長漸摩訓迪愚明矣

強匪准學徒潛悟默警凡過門庭心肅氣屏有初之
樂若將終身出以行志仕非為貧小試干朝儒宮學
館職思其憂靡擇繁簡志則未遂疾疢來之時論嗟
惜扁舟東歸掃軌杜門與世殊闊左詩右書研究朝
末人或存言敵精勞心孰知其志欲詔來今嗚呼山
林鐘鼎卒亦非我寂寞澹泊云胡不可謂將歸休看
書立言庶俾後學可披本根如何昊天亦奪此志絕
筆太初大事是記藐是諸生受教實殊施等丘山報
未豪分豈謂一朝終天永訣相顧悲摧清淚成血音
容未遂儼如在堂失心以辭敬薦此觴誨言在耳實

日佩服尚期乞年師門不辱尚饗

又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乙亥東萊呂
先生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一月二十七日
庚午學生呂孝祥等謹以薄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
呼哀哉天下之善殊塗同歸不有達人孰知其倪而
事于大不精於思脫聆牴牾道烏乎賢而研于微或
流於私蔽於不通終身不知較是二者其是非惟
吾先生固偏於斯體大無倫莫測其涯精思無間不
見其疵視古作者并包無遺步武之寬不失其馳心

之所立恢張其基力之所及固虧毫釐過盛暉曜毋
帖無危匪於匪盈以虛自持施之於人不驚不疑有
叩于我傾國吾危青燈夜話伶驪顛披笏子進言毋
傷于辭曰我樂此不知其疲凡足倦、匪云有它廣
淑諸人不私於己人或可言莫之敢鄙補苴交淺猶
就其器觀望有成何啻於子父之於子曷云其已先
生於人厥切大笑嗟、此理自古而然先生之死我
又何言、考於身行考於心音也升堂每見其人今
也則亡傷如之何悠、蒼天負恨何多嗚呼哀哉尚
饗

又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七月初一日己巳朔二十九
日丁酉學生呂孝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
先生直閣郎中呂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小祥
奄至夫淳熙者擇遠德厚者流光去德人兮未久道
若開而日彰曾日月之幾何乃於人而遽忘如百尋
之巨木生巍峩之高園飽風霜以自固抱純和而不
傷忽一旦之暴折宜膏流而液洋縱斧斤之相尋及
於人而固廣幸吾堂之及此况搥衣而升堂既歲月
之味久沃清酌於煇燭忽後日之有感自昔時之敬

昂發 聞於新知知在人而未亡昔先生之深慨望
良朋予不生慕子產之自咎謝申徒而有明雖夕死
之可矣言不改於尋常推孔明之用心歎人知之未
嘗念夫人之進德思已過之不遑彼火生之雖大在
所守之弥剛痛音容而逾遠味其言而愈長應有志
而於此豈存亡而變更顧以今而念昔得不於心而
悲愴想神兮尚存庶來歆於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高允物等

洪永仲撰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某朔某日學生高觀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東萊先生之靈嗚呼百世一

賢者若此肩聖宋郵隆將二百年吾道未窮公生其
間擯排異端研究大學志慕前修手接後覺行世仰
止文世師之晚進張、如客得歸彼怪於文鏗鐫出
奇公文渾然不事剗削彼險於行內阻外夷公行粹
然表裏不欺天以全德界付我公無一點淡由知迄
終公之純誠自頃至踵一豪之偽未去猶恐公之嗜
學雖病猶篤屈指歷數唯公也獨分教嚴陵言未且
弁士子四來匪直嚴人鳴道上庠詔儒霧集得公片
言稿藏十袞校書天錄彙官南宮人等公榮公無於
容 鏗之編選遴擇精明、天子錫時嘉名大事之

記 淳石委匪襲馬遷曰續左氏公所傳畜百不弛
一其蓄河江其出涓滴曷云其蓄怒遺則弗其等賦
性穎蒙賾、美開荷公授耳塾以驚雷戴德美爾附
心求哀凡令之人賤目貴耳後百千年公愈尊矣家
有公文人誦公德震澤之名終天不沒豈若退筆草
已未卒音拜而問令拜而哭法然心盡如刃之觸尚
饗

江必東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學
生江注盧談吳儀鳳王抑方自牧謹以清酌庶羞之

真敬祭于先生直閣郎中之靈嗚呼先生之於學名
其道如春陽之及萬物方欣、以嚮榮亦氛氲而吐
芬蓋將歛其華而苞其實以爲斯世之用也夫何不
仁一旦而奪之哉嗚呼其美我祐矣夫斯文其將遂
喪矣乎何其禍之至于此極也且道之不明有自來
矣高者激穴而不入於事宜下者抑范而不鑄於理
義是以一身未知其端則固無淑人之功日用莫得
其要則豈有濟世之理惟先生生而醇和不爲過人
之名學而粹美實有可施之效祭之中而上下與不
置之平而小大靡不盡故教人而人易從感人而

人易信及其臨宜制變則教然有不可犯之威當可
而動則奮然有莫可易之節測之而益深迫之而益
裕者此則人所不可及也斯誠當代之真儒有固之
玉佐矣人之望於先生者何如哉今進未能極其施
退未能形諸言俄焉至此豈天之不欲生所人也邪
嗚呼爲諸生有宜如何哉注等被先生之教既久及
聞訃音力不能預於易簣奔走道途寃訴無所極極
而號陳辭以誅嗚呼尚饗

鄭唐卿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三日明道直閣禮部

東來呂先生葬于聲別武義縣來種鄉前一日甲戌
是鄉受教之士鄭良臣逸登發王綸乃陳清酌庶羞
之奠再拜頓首取昭告于先生之靈嗚呼謂天生先
生其無意耶則光明碩大之德卓犖宏偉之材天下
以為宗主朝廷以為國器謂天生先生其必有意耶
則予之以生知之質而壽不究於中年賦之以閑濟
之業而志不施於高一是則蒼、者固不可詰而盛
衰消長之理先生平日之所素達而學士大夫於焉
痛惜者蓋斯文將喪而民之無祿也先生之學道統
正傳精粗本末渾然大全發明經旨默契音質諸老

先生咸謂莫^先先生之

追大雅二典三謨肯隨

班馬 光簡編燦如星夜當代一人孰繼其下先生
散人化如時雨務在躬行匪專章句有未循學隨扣
即吐高明矜飭愚柔警悟先生在朝匪躬盡瘁憂君
憂國位則有制申許勲業青禮盡繼帝狩用烏風淞
為崇嗚呼先生平生曷具沒也木壞山頽見無日矣
後生小子特安述矣整遺之嘆誰其卹矣良日等于
今四世膺門獲登惟二三之小子實教誨之大恩奄
一夕而莫追痛澆泗之橫零遠轆車之夙駕想英靈
以如生既君之履增千載之令名虎韜之水滌多士

之哭蔽幸松檟之烏依尚等室以躬耕誓子孫之相
傳以毋替乎廛心尚饗

鞏叔子

鞏仲
至塔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癸酉朔初二日甲戌
門人鞏峴同身豐嶸謹用香幣清酒之奠昭告于明
道直躬即中先生之靈吁嗟先生同學之粹久蹈古
先源委洞澈聿觀厥全披述山立續已斷經世無孔
顏孰知其賢文章之卓旋端轉倪有正有奇有峻有
夷開闢縱閉握其樞機世無韓杜孰窺其涯先生之
識之才之美傳經之餘大事廣託始筆于周其着倫

世無子長孰述其軌先生之書本詔後覺披珠者
子年緘固鑰室通人遐終藉糟粕世無侯芭孰抱其
珠蓋是衆有靡矜寸長如玉在櫝抑藹韞藏餐於待
滿道則大光帝曰汝來國之貞良再入東觀轉對文
石造膝陳謨古之道直將昌其言以勵百辟豈伊即
潛冊府是職志未竟寃未疾附體善類所期勿藥有
喜瘞卧星閣乃謝當世培溉松菊日有茁致嗚呼哀
哉七月癸卯人之愴函天不可問遽殞宗工瘞不嘖
呻曾不飲容藥天知命恬以正終吁嗟先生道有隱
顯茹古涵今隨寓則見其在東西戶外屢滿投壘于

門分魯之半封殖後學如苗之秧為洗蒙蔽觀我堵
墻自昔聖賢未有不亡後得所付庸後何傷孝氏孝孝
友尚克繼之言念先業警戒自持經紀寧事用稽于
時哀稱其服行路所悲矧惟岷等幼時九寫飲食教
誨愛勤于經文師之義有死無易庶幾夙夜毋墜所
獲明招南麓先聖是祐野牧山樵如敬此墓霜風淅
淅丹旆斯舉悲未填膺涕泗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丁少瞻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辛
學生兩浙轉運司進士丁希亮謹以酒酌之奠敬啟

告于述故宮使直閣大着郎中先生之靈嗚呼混百
川而為一者則見江海包萬物之不齊者始為天地
在人物者合禮通古今之間氣孔孟之道既千載湮
沒而不明伊洛之學又一時興起而未備非特與俗
而多迂雖欲救時而莫濟盛哉先生出手斯世皇帝
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肯隱顯小大之書無所不攬
其粹以是為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英偉奇傑之士
則與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論正心而
誠意好古慕遠之士則與論制度紀綱尚文恭奉之
士則與論言談文字以至隱逸之徒進取之輩莫不

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志解數方以為圓
匪持鑿以投柄是故合席而議者不止一事而足負
笈以徒者不遠千里而至迺如教育之甚廣容受之
甚大若迂而不切者雖不送季路之疑然明而難掩
者亦何傷武叔之毀譬如泛溪澗以自得固不知法
渺之表滋雨露以苟生孰能出範圍之外嗚呼既生
斯人宜有其位方上意之所嚮奈病起於俄忽徒人
望之所歸止年踰於強仕然則盛衰之數果不易知
生死之理竟後何謂所以聞計之日不問賢愚使默
發嗟而剛者有淚當善類之失依惟私心而獨慰

指先生之道竟窮我謂先生之道未墜首元齡魏
所以佐成貞觀之治者雖未足道凡平日往來講
責於河汾者豈無所自雖前後之事不同而公平之
議有是而悼古以傷今可長吁而大喟希亮登門雖
後辱教無媿自高之失則戒之以謙下自喜之過則
勉之以韜晦從斯言之一發為終身之所佩念遺墨
之尚新忍終天而永棄竟使夫三月之約而變以一
觴之酌攀號莫及意失心悸尚饗

趙提刑景明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門

生朝奉郎權發遣江南東路提監刑獄公事趙燁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宫使直閣郎中先生
之靈嗚呼聖門榛蕪千百年矣自伊洛道學始傳
士識所宗斗柄揭天唱高和希幾若陞淵先生後來
拱手直前獨抱遺書潛幽極研號於四方與相周旋
曰吾此心可為聖賢惟聖覺知居民之先有隆有汙
有醜有妍裁之使中不倚一偏四方朋來猶蟻趨蘊
鑽之仰之慕其高堅少施緒餘料第聯翩學博詞宋
春容大 冥之成均譽流塞川道家蓬萊選稱列僊
尚書郎曹應于星躔英才盍簪往遙其聯汗之簡青

握之蘭荃帝念斯文浩若雲湮略穢集清使以類編
書成歎嘉寵褒亦專譬彼鷓鴣謂當騰騫紫樞黃閣
萬類陶甄否則法從翰苑經筵胡論以疾去國莫牽
華閔真祠壽邦少延豈道之窮而命之遭善人云云
相視滂漣燁昔從公成章斐然泥彼糟粕以求蹄筌
微發其覆奚覩大全一別軌模歲月屢遷大江之東
憲綬拘纏計來莫弁省躬有愆千里致哀肅此三邁
師資之義敢不勉旃尚其遺誨服膺奉 靈方有知
登此誠虔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邵元通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八月乙巳朔初六日庚戌聞
人邵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直閣即中先生
呂公之靈嗚呼道實古今必有其傳其傳實難繫日
干天大責收付抱負固偏行存乎人即莫傳莫其統
至一出處後先後及我公生固挺然家世典刑有委
有滌上考大統匪懈歲年師友見聞展轉究研不敢
自己久而益望謂道之大包涵無外百聖所闡必有
會萬世所存是倚是賴循環既往爭盟最不鐸
息異端肆言義利殊轍治道益戾正邪之差消長
黍枯捍誇功膏澤不帶珍羞尋常稻粱乃獮公刀

明之毫釐不貸大本之彰付網於網性命之微積一
混茫六藝之奧予調官商諸子百家亦總其長歷代
之紀變化興亡皇朝治體列后垂光剛柔斟酌闔闢
施張公志淹貫渾、洋、由運會心中千四言當代
著毫有卜必償金率蕞爾搥衣駢累公闡其祕的示
要示在荆棘中坦途予軌昨蓋今奉本亡彼此道廣
求衆四方至止應如撞鋒虛實自揣大如鑪鞴陶仁
於鄙委曲成就落華絢綺士無智愚淺深濤洑肯慨
聚散忽隔生死公心常虛接物罔拘若塞天壤冲馬
靡居勤已嚴切外恕以舒根詭篤實聞風自孚凡進

而見退各自慙令其之矣誰則不吁公之遊聞天樂
于于與念可懲後智於愚是壽考亦成賊則無疾胡
攻之而乃遽但惟公之位從容一致其居芸閣校讐
盡瘁德容在朝物物春意言之過、實恃其利迨天
子知斯疾已樂歸來拊榻初志或遂於名教功厥報
宜備祿之收率豐也何愧匪豐而薄袖手不試是亦
弗享云胡不喟自公之歸愈窮布微雖不諄告大義
孔推長編巨秩成我托規要功悠遠意因可知十幾
一二胡公遠遺公處死生晝夜自移今向歸之首何
增虧後學何望吾道孰尸公堂忍非公書忍破嗚呼

痛哉言與淚灘嗟我春暮寂寥聞脂末書四方歷于
荆楚堂、南軒設教彼土布殿函丈沐以膏雨故來
見公幸哉無托辭色降接親訪逆旅已而兼收列第
子位欲濟其偏亦謂可語惜也貧累匏繫旁于聰教
雖希檢身是主忽哭南軒湘江淚痕所可自慰幸公
猶存期諂終身畢志公門事乃至斯久覆究論譬從
巨木幾年本根蔭茂延茂蟠卧蜿、一旦摧折雪霜
歲寒於之念有秋風雲昏回思拜公二十冥暄其間
可恨欲吐還吞天之盈縮生豈無屬公之至獨髣髴
可卜澤弓及民豈曰不欲病孰使之此理公孰書後

斯章感豈竟蓄公之儀刑儼然在日日月經天不泯
其軀所以不泯誨音猶續庶幾勉公門不辱祭以
告哀、餘不哭尚享

吳縣丞李益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十八日申外學
生從政郎平江府吳縣丞吳友聞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大著直閣郎中先生呂公之靈嗚呼貞
不徒生天必有意將大振於斯文以均福於善類故
以至粹之質而遂欲為之●志何天於公厥理或
既享其質復培其基度量江河之澤、德名山嶽

之巍：志剛健而不息善聞見而不違作異端邪說
之善正惟徃行前言之是即趣不局於卑近學必究
其指要採摭群史句會其體統研窮六藝而闡其幽
涵派道義雖葦食酒卷不能其樂雍容●進退雖
縈名貴勢不以易其操凡見詭踐履之實歟蘊子經
綸之妙後生自莫正學不傳樂於善誘隨其所偏發
聖經之精粹示古人之純全吾道賴以主盟渡習為
之變遷入官學官為師儒式進典史事直褒貶筆常
論茲議長慮遠識群公碩德孰罔解惑上方待其獻
替衆正望其設施忽疾疢之交攻幸氣體之未衰庶

忘行而道神延望壞而山頽則世所以生斯莫有意
果何在而天所以享其資者事何有期仰蒼、而致
詰曾其、而莫知嗚呼哀哉公竟已矣百聖之祕孰
發其旨群籍之訛孰訂其是正本大原孰會其紀晚
進後出孰授其耳斯文將何所屬善類將何所後嗚
呼哀哉公竟已矣友聞孰經歲久聞教日新顧鄙夫
之空、佩誨語之諄、思搢衣而卒業迫奉檄而為
親違警歎而未幾倏訃音之駭聞嗚天年而丹予何
造物之不仁為蒞官之有守張災極以無因惟隕後
寫豈臧詞之可云尚饗

杜伯高

惟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杜旆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直閣大著郎中先生呂公之靈
嗚呼道出於天匪人孰尸人傳斯道天顧視之昔孔
聖之有作惟顏淵其與後曉彼命之不脩亦惟天之
喪予蓋斯人之既已而一貫之道始屬於參乎參之
所傳由彼暨斬中庸仁義流為一波自斬之死孰深
其原豈無諸儒攻折鑿研或攫其粗而撻其偏顧所
擇之未精則亦莫與於斯傳惟皇我宋道盛生賢瞻
後洛矣斯文蔚出與起未幾而復墜顛覆非珍瑜莫

或控卷其勝後盛衰維出於人而或者考天也後生
晚出孰師孰承各守其迷而銜其能至是而先主之
輩與焉先生賢質渾龐瑰偉譬被良玉德具衆美問
其師友窮極淵源問其世家儒爪百年六經之旨有
顯有微先生寃之乃解斧斯百家之書或王或齊先
生總之錄瑜棄玼三綱之懿唐物之情大無不密小
無不明操履之醇文章之粹厥實既元厥華自肆蓋
凡繼石絕傳之道而華僅存之孝綿之延之厄塞而
不通者皆有以咀其英華而涉其浩溥矣嬰疾而歸
三年于茲幸節宣之調適而光明之緝熙 將挹諸

儒之說以折六經之同異捫群史之要以存百代之
興衰皆斯道之所繫而將來之所資悵規圖之未就
歟星隕而山墮嗚呼謂天愛道先生曷生亦既克生
胡嗇其齡自昔聖賢身雖泯滅而傳授之有人則其
亡也未始不存今先生孝方至道而從遊者蓋鮮及
門忽焉長逝其孝與身俱往將何自以追尋豈不惜
哉豈不痛哉嗚呼死生興廢惟命與時豈敢怒天先
生有知尚饗

石教授應之

維淳熙八年某月某日門人迪功郎新嘉為軍軍孝

教授石宰昭謹以清內毒羞榮于直閣郎中先生之
靈不肖無狀得附在弟子之列八年于茲墮於氣質
之偏局於聞見之近汲溺於習染之舊負先生之教
益多唯是宗昭昔者從事於場屋自應負官之外無
它志舍晚從四方之師游一時見聞稍變易而而氣
薄不任已竊有自喜之心向非先生哀其愚而拯之
察其可教而辨之明誨之詳也則石火電光安知其
不自以為是管見霧測安知其不自以為是邪自今
觀之無能改於吾舊而自知其不才久而益明委心
於師友之間久而益信由是而往以天下之自受天

下之庶幾其有分寸之進者則惟先生之教之賜不
不敢忘也今年某 先生於家越四十八八日而後
別所以剝落擯挫者蓋屬使知其中之實無方而凡
是區區者之不足時賴所以獎勵扶掖之者蓋切使
知天下之氣理雖無窮而屏滯執實循序歷附則自
可以漸而至所以提挈而益屬之者益遠使知古人
之所以見於世大氏度越倫等不沒於九近而吾之
規摹已陋步武已狹則安能相望於庶幾若是者曠
嗟乎其有如魯壘乎其不倦至於肯綮之會盤錯之
所蓋有愚疑之所未喻盡解之所不及者而先生

反覆開論旁通而曲引連日夜之不休苟不至於理
物冰釋則先生之意誠未愜也嗚呼我生獨何幸而
得此哉此而自棄是真非人類無秋冬之交將來書
以繼諸而是月子約書第先生之賜之手札曰冬初
歸越必踐見道之約索居殊鮮漸磨之益日以為望
也後六七日而先生之訃遂至嗚呼其言然耶白者
之別期以數月而遂終此天邪六七日之前之畫墨楮
未乾而遽至于大故邪然當自念此歲以末世之先
生長者零落殆盡况吾先生取數已多造物者肯人
見捨乎弱謂病瘵之後已無預於斯世無勉 強飯

以不死耳若是而延之數年豈不可得而示竟棄
之是獨何哉茲豈非學者之不幸歟諸生之淺薄固
得此歟如宗昭之不肖無狀亦將終是而上歟嗚
呼凡先生之所啟教而未及宗昭之所願學而未遂
若徒自今皆已矣如此尚何言哉雖然以先生之在
亡為勤惜而無得於己收緝於師門而不公天下而
往來焉亦非先生之所教也是則不敢不勉其二莫
見減且以叙胸中之所啟言心緒憤憤不壞文理惟
先生 之高饗

俞司戶德載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初三日己亥東萊先生
呂公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前月二日八日
辛未門人迪切即新太平列司戶參軍俞厚謹以薄
奠敬祭于先生之靈嗚呼自周失其政魯失其師大
本浸遠小道爭馳智士仁人莫知所為才高識短學
博志卑秦漢以下智數之持間有作者舉世非疑閔
洛程張千載一時大周天地細窮毫釐薄情濶泉時
措之宜日月方升雨雪其滂我思古人禹跡堯之在
之渙在衡之陽在江之東在閩之傍六七君子邦
宗之光於是先生晦明程良追配前休九疇三綱江

含海負宬知自強乾健巽風迭運其常人謂先生自
明日用尚隔民事難喜康共誰知先生行獨乎衆擁
衝高物小大輕重舉切吾體痒病疾痛由魯之道及
周之政邈世不知亦安之命起之師儒登之蓬瀛將
復大雅鴻漸干征天牛曰嘉以德斯世僉曰宜哉忽
以病廢猶力自扶歸淑其徒大明王道以究厥初乾
之初九復之六二春秋不作大事有記嗚呼三四年
間氣脉頹薄海內師友相繼殞落環視仰瞻孰嗣其
傳痛之至者言不能宣尚饗

陳司戶唐仲

淳熙八年十一月三日乙亥葬我東萊先生明道直
閣禮部呂公前三日壬申是為十月之晦門人迪功
即陳孔碩哭奠於柩前而告以文曰嗚呼伊哲人之
云亡兮吾將誰尤將尤乎天天茫茫其不可以問而
求也將尤乎人人亦何壽而罹此閔憂也抑吾道之
當厄其世運之未休也不然溫乎之春何一變而為
然之秋也先生之學積於成已而見於成物故指
身而身安施諸人而無所先生之識致詳於其祖
諸於其精故季曲乎洒掃進退而昭灼乎鬼神
生先生之理義不遠於其小而不驚於其大故能

充宇宙而無所歎入芒忽而無所礙先生之術業淵
滯於古而參稽於今故能遠播千歲之意而近愜斯
人之心觀其容莊而舒可親而不可踈聽其言約而
公可擇而不可窮置思慮於平夷不偏倚于一曲彼
狂狷其來耶亦海涵而春育嗚呼今其已矣孔碩朽
然無有最後登門先生胡取尤我倦、始與我之太
過方跬步而欲前俄責我之太重覺指之其實難以
先生重厚之質而時有不足之歎如孔碩之頑然而
薄其何以驕先生之言尚同志之推挽不負公於九
泉嗚呼尚饗

王

子合

維淳歷九年歲次壬寅三月辛未朔二十有一日辛
卯學生持服王遇謹以香茶酒果致祭于大君即中
直閣呂公先生之靈嗚呼孔孟既遠諸儒孰鈴荀楊
未醇誰其善嗚聖學不傳千歲晦其粵有程子自任
以興拙癸祕粵昭若日星斯文在是學有宗盟厥後
傳聞微失其真恍惚陰恠蕩而無徵出入異端是非
相乘先生病之若思潛精友一二公講學辨明技別
指要訖言是懲加聖可學非由躡升猗歎大哉有切
於程上追誅泗脉終相承一世觀瞻以為重輕夫何

正門遽及柴荆嗚呼哀哉載惟先生二丘之會渾然
天成不事矯揉左規右繩人所難克如冰來傾人所
忽易如黑執盈德量海納神宇淵停陽春之和高秋
之清允矣君子真哉其人天不憖遺奄忽徂征人無
智愚痛恨失聲未惟小子師門夙登方在荼毒義激
襟靈為位而哭豈其私情聊陳薄奠以薦微誠尚饗

邵主簿德醇

維淳歷十年歲次癸卯五月甲子朔十五日戊寅學
年迪切即漳州益陽縣主簿邵朴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虔告于故宮便直閣即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

莫有也世每患於不數幸間時而一生生之之此得
無望於先覺身戴紛如迷塗境堦而遽奪之指南豈
造物者之不仁而為此大掇也哉昔者天下之獸嘗
以言利而稔毒群螂蛆以甘帶戢觸壘於兩角揭仁
義而起顧風必有君子之正學孔氏以來百喙爭鳴
傳之得其宗而粹然不駁邪說以息敵行以詭人心
以正蓋其道不止於私淑千載而下聖道晦蝕借王
起而啓玄鑰德人孔嘉發其滯於伊洛嗚呼我公之
生貞浩博正大之氣銘高明卓犖之識仁以為己往
擬、獨紹於前作其在閨門雍雍穆穆道行社席內

外輯 其在鄉門恂、粥、徐行折教遜順彌篤其
在堂岸不徂而肅致和格物晉魚飛躍其在館闕是
正實錄筆端江海海流瀟陸其在禮官謹司其序若
後而切從周柳已其志存乎朝廷輟轉不忘於寤寐
忠誠懇惻而捲已若不足蓋其中皆格君之事業而
見諸外者特太倉之一粟嗚呼世懲漓矣人攻其萃
公守其樸人欺其明公謹其獨彼扶才銜智更後漸心
於一偏一曲以強權為異趣詔吾儒守正則獲而應
變則為不知智者行其所無事何啻數計而龜卜才
全而德不形應群響於虛谷故公之卒以正心誠意

者根本陋計功謀利之習而泊然無欲置筆之視聽
言動之微其誰望於高獨固為己之當此初可意於
矯俗瑩手白璧之無瑕湛若秋波之澄綠推日觀而
眇八荒架脩梁而持厦屋以公之有志於斯世而天
豈能無志於公胡為祭吾徒之私哭也地道上行經
緯禮樂鳳鳴岐陽逢艾叶嗟位猶不稱其德習警一
病之不藥養病就間可以獨樂顧廼左右經史批微
昭感忍孤此道能不縉公之有志概可以見於斯何
為壽不醉身仁痛佳城之埋至嗟予小子質魯無似
自公癸酉雞之覆天地之純全若在吾自矣私歎之

難克學力之不充抑不為無志於江漢之濯姬以添
雕之未信而從子張之于祿捧檄湘濱疇昔之夜夢
公如平生野服逍遙進而誨之以易邾之獲嗚呼我
生無良何以得此於公之精英而愍此難疑是猶歎
洗童心之繁而還其既放之牧羣其生也榮不能朝
夕函丈以究此道之孔卓其死也哀不能躬臨其穴
以痛百夫之莫贖千里傳觴薦非誠於一首尚庶幾
畏此簡書以無負於公之教育嗚呼公身雖亡猶有
不亡者存痛哉吾徒之宜行而莫燭也伏惟尚饗

李

中甫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某月某日門人李知微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部中先生呂公之靈
嗚呼有盡之壽大壽同歸無窮之昭日星與垂我觀
逝川系倅斯須砥柱中屹不與逝俱嗟若先生今也
則亡系續聖緒微言孔彰五馬渡江衣冠遂東正獻
之學在紫微公批滕所傳更為穎脫極其波瀾斥大
廻闊泛觀博取上下千載如駕駁駟過都歷塊士陋
於字溥全莫癡返闕固拒周以棘茨先生闢之四達
其戶並指多岐獨表正路伊洛之滋我滌其源脈理
文貫跡為百川匯為溟渤鬱為雲煙散為雨露彌滿

八埏謂不時用厥用已大節不時棄翰墨其細爰從
博士細書中祕朝廷之文僅以有遺傳詩三百私淑
諸人曾未脫辜遽沒元身嗚呼哀哉外病在家屋漏
蒼窮有來摠衣笑語從容孟飯盤蔬居易待終無傷
於異無損於同胡費於天而矢厥躬不慙遺一併究
聖功嗚呼哀哉知微早登師門見謂靜韻誘振教誨
垂二十年十大隨知不知則默首暈四時頽然莫測
噉塵蒲席孤燈新編有欲者人無欲者天誓言卒襄
朝夕徒跣書題見命盈幅璫璅之何不故一逝莫返
緘詞千里聊叙悲惋嗚呼哀哉尚饗

畫像贊

友人朱

以一身而隆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
有是以真主而茂是出其餘以是立教而垂世然而
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競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不覺}其獨別是丹青孰形心曲雄觀之者
有以得其天身則庶或通彌之可續

朱萊曰太史全集附錄卷三十九終

東萊曰太史全集附錄卷第四十

余華陳

良祐

相傳久天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帶
追遷左翰編緝鄭毛淵源有如此法丐及老耆
講道東陽部門生數古人從游願望社折慕滿朝紳
仕宦淹難進声名烟不泯伯牛首斯疾夫子止悲辛

南澗翁韓

元吉

青雲塗路本青毡聖學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外
疾山林令歎我華顛傷心二女同新 裁曰諸生強

舊編斗酒無因相沃爵荆瓦西望涕潛然

朝請大夫主管成都府王百觀孫 憲文

公後哀之世多貧道字淵源見粹然德凡不忘管世
事終往獨得聖人傳春容篇什西裳上端峰名此
斗遙天理難越人莫贖忍看埋玉向新阡

宣教節新知衡州江山縣主管勸農公事邵浩

三相流風遠誦孫氣節有文皆錦繡不琢自璠琦
學育心無類何言意已樞樞衣多戶履四海讀公書
道統傳千載儒以振一時心誠師孔孟業廣慕辜受
感鳳方興歎書麟尚措辭一朝梁木壞吉靈可勝悲

持服徐

女曾亡幾南軒足舊開嚴陵忻請益荆消豈臨分
哭情方切招魂志愈勸暢均地下應才共修文
感淨門闡舊由來豈苟然茶山參活法擊捨殘編
記錄書猶在忘言意已傳猶燈身後事先是有同芽

晉國唐

季度

多士將安故先生令則亡正字得道德餘事見文章
邊作兩楹憂空道百世芳哲人胡不壽天理竟難量
交友者寧與真誠久愈乎公雅素序我實仰師極
提耳言猶在終身誓不渝神馳埋玉處慟哭向長途

魯回唐

李淵

方振河汾業之胡不假手斯文今已喪此道後誰傳
秘館藏新史門人稱舊編宋明修經理昂首問蒼天
憶昔精藍舍授榭意頗湛矣茲猶在事趨步遽無蹤
萬里悲風翻中霄寤寐龍古身嗟嘆曠野涇濱寒松
門生朝節推祭遺江南東路提懸刑微公事道蟬
道統誰得授源流易失真海之皆四海壹之獨斯人
輩履群經粹詞華一世新可嘆天亦烈難贖古身身
跡接南軒卦公令事之休助零數存舊宇落一山丘
我道將窮矣蒼天可問不雙陰若下水應若尖声流

門人金萃即

祥

德厚^咸易極學成切末絕彼蒼胡用問者壹竟誰賢也
道在暖冷昨人閒忽喜悲百年魏堉玉千古敬豐碑

門人畢豐

明道東萊先生之粹豐既為又以循尊所以尊道
德述行藏之意誰略備于詞而相惜遺終之私者
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迨數門
人愛如耄舊己丑虛室之歲先生遜以金萃分教
秦關已而投筆道山豈皆獲業糧自笈以後如足
者數年素壯少家甚貧遂迫於祥秋月書季致往

東序序歲時遊於水陸自是上寤疏於幽大矣令
年秋九月始以上舍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
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家實之備而九原不可
作未知戰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仍
依唐人張籍祭吏部呂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
其声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神文之所不
收焉其詞曰

嗚呼以夫子天姿素瀟昂文獻始存乎刻意精虛唐
看書眼如月洞照所未詳愛爲養韻質柔尊琢龍章
推鋒筆頭歲幾足遊四方取友半楚越嗚志日自矜

眼翬塵上口不掛舌城堅車道大路驂雲多玉象
陣爲人敵覆之亞夫營既壯道愈雄惟斗指太常
朝路閱時定有意夫明旨嗚呼舍非耶一病俄短喪
百年能幾見痛在予囊腸本惟經論字日就而月將
俛之五經兮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經亂一一堪施行
聖伏道絕塞繫我爲祭明庶心者師說獨避時擘聲
盤礴九重身冒以蓋子京妒煙對誰孔晚孤翰墨場
耳目所摹稱如春之祭生遲然避時祭勉在不肯當
后臺身前寺奉俗載其名戶外履常滿橫看願外堂
樹陰數盡戶靜刻書一床之中上何有刀柄不可量

吾則不爾拒歲寒水相望嘆豐功
先生之追剛見者求常推不量
我舊歲翁令我受
小村有陳述尚想曳杖聲
精養色洽勝氣序有會
後仰十數前洗香竟成祥
熱競場塵竟氣懸風揚
在再去述史存愧弟行
游羅營羽身拜向書印
明堂皆象木符以奉
俯早豐時近序序門堵
適庫莊
借我一三子振袂時
壽翔雲塵烏帽底自
覺神觀清
每伺趨局暇進揖班
馬香先生海酌醉藉
員忘臉浮
將萃英髦王路均且
平蕪醒憂國病醉酌
馨苦陪
門外有迢輟頗性
來往并再歲感未
疾長江野岸根

多送客飛蓋驚危
鶴走寬原食味
食魚必可
嗜野蕪而置
絲子執教
鞠持此心不
厭道阻長
及歸世懷掃
華餅常侍
帝宸裁采一
炬上松星
在芝
師門謝賓
落童祥上
燈醫唯有
舊子後尚
伴淨鉢光
神閑送冲
遊氣定絕
慨憐喘傲
羲堂上稅
臂無何鄉
今歲二月中
置入須女
城床下拜
龐老城隅
有出坊
雖時春氣
和天字新
霽晴先生
呼我但後
步臨而搥
露菊摧萃
羽凡望韻
繁第畫坐
欣至夕詔
畫一再更
許言留礎
石易知後
難忘委此
到所南如
吹莖皆湯
士門九雜
徊三後心
違乙提不
予并感切
呀四橫

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尚異^有有湖挈領提其綱
取以字為嬉坐使素尊荒筮當服明利為衣不為裳
筆者將脫筆後生有憲章家傳又誦之豈但師孫程
研精固有造樓遜詎無成嗚呼寢門慟哉猶誰使令
天高不可訴仰視空茫^之抱琴在東壁遺履陳西廂
未續千古溪桂魄三闕盈慨昔身篋日浮言多謗傷
萱雖自疏越鄙衛後舒^之事定蓋指了去萱賦昔翁
堂^之那後見薄奠據才誠斯又禮有經師道其張皇
矢心詹明端結燕庶款饗

壬寅仲秋二十有五日門人徐楮 哭

東萊先生之墓

秋月殊星辰已闌風淒露重逼人寒郵 破曉經行
處不似今朝醜莫酸
庚子秋中憶諸遺先生滄海如還期去年甫自雙溪
路遙似當年失母時
先生墓木已成陰霽月光風何處尋只有遺言帶烟
人誓將白首契初心
四海瞻依一偉人兵封^木森仰天慟哭悲同
起奉世中和孰嗣音

門人康

文流

中興以後誰堪數名滿東南震首賢舊論當時存喘
息微波今日塞天淵承手格力回全盛人物風流
往年太息何人知所自此心時後一惜然
回尚有人悲此老天其喪我泣言昔平生心是知誰
與帳望令人誇大為便知半心隨故步豈期中路喪
建瓴先生已死吾何望奉眼猶知有鳳毛

州人迪功郎陳

孔頊

也望非若土南來獨此翁孔顏當日意托宋百年風
典物陽春潤隨形鏡臥空善偷竟何罪斯道合成窮
絕看蒼壞人非鐵磬存莊官空數日扶策手誰論

文室塵埃乳層城草木昏寸心無訴處誰能自全辱

門下士董

人傑

天子來天上儒宗第一人英材瑞樂晉聖子癸既堙
正務方賢闕陵瓦未及殫斯文何遽喪詩筆絕生民
先生解方及生民之首章奄然歸真

盛德光華闕瓦瓦動九垓群英傾斗初一旦駭山顛
告道無綢繆熙朝之飛梅明招逐夜月忍听曉猿哀
天意高難問胡為奪臣賢後生安取正聖道不容傳
感意悲凡木傷心慘暮煙翻丹旆去後有誰階
憶昨飄零日後為早又冷一時辱輕信千里手佳音

方請門人孔蒙喜回士陪一朝遽千古雖教見知
心萍之東幸閱逾涯厚意隆劇於銷客氣終月生春
豈謂十旬別夏四月十九日先生沒怡一至秋七俄成于
歲終哀哉不復見天門恨無窮

嚴刊學生宋

天則

含學天資粹稽恭字力深躬純君子行道會聖人心
形見匿於玉指存如愈金斯文方有賴蚤作遽聞音
世遽仍收第詞科復委優賢閣啓善教東觀遠英遊
史筆精刊擊文編推簡授家居朝同董豈料病亟瘳
故心何正大所樂得群英文好空龍變經於日月明

精 間折小大各圓成長款思難報攀猿自夫声
震澤南野聚但嘗辱是知韻蒙初自釋務振後老斯
雖歎行膏寂指虧榮室思愁回二三子許字豈從移

金萃那

兩化三善士以行爲古書石渠切不知鳳閱位方虛
梁木何摧地泉臺歎嗚子秉觀自逝者頌協上款願
玉石明曾以風雲在筆端教常先慷慨門不棄踟躕
籍從疑培植房陳似羽翰中乍依日月遠象聖王款
收蕤稱奇筆淵源使老成及門多允執在寢已蒙享
麟筆空遺恨美詩正用情誰知西極夢湖海空書定

袁祖雍與政三得壽同醫至令得巨室有子號宗師
白璧堪堂壤未門罷素珠自令却君無脊令瞻祖道
無計駐靈輅

名士聞風起英聲迹電飛下鄰誰子至天授家隨

閑道俗人依雜家不用浮屠共歎明人瘞何心入

揖歸之分書策在張解奈伊川之先生有言見于友

可益七分之心極成可推鬢向斜暉于丹書者有

教送膠庠日公方屠外報推天不遇攻玉野應誰

門教好竹字逢人孝所安由合三柳士孤陋入心

內人語

行古

通學方勤結事途勵致身蒼天傾我淚今日喪斯人

弟子群經富先生一語真余植餘事業何處不書紳

義吟嗟閱拓慨然醫莫之吾海自如失夫子得何傷

往曰知駿萬逢人微子方笑君心歎折迫立白蒼

行古上公書有駿明之言榮於堂下茲子產也公屢歎以為善用事

門人揚

誠之

德往天然具文章少已工博明范大史簡瞻小甲公

聖字號珠貫人材水鏡空膏車豈萬里垂矣哭途窮

字量諸公上声名一世宗平生無一愧度外有華容

疑斷一尋井藤枯百尺松紛二湖海士東路更誰從

又屬蒼生望湛然。西王人長妙。蟠地。鵬池。筆處。傍麟
特。而。野。起。若。未。自。蟠。魚。遺。納。遺。時。有。未。信。屬。牛。田。首
夷。浮。谷。外。輪。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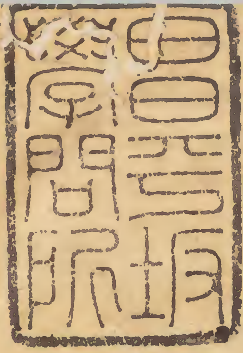
其惜堂之去真成種。休中厚。歸計。情。俗。更。來。流
鐵鍊言。獨在。從容。志。未。剛。何。心。新。遺。年。有。路。勤。西。州

門人孫

應特

慟哭斯文。禍蒼茫。可。同。天。百。年。曾。來。半。十。載。忍。無。情
果。木。誰。扶。廈。狂。闌。彙。障。川。春。聲。言。不。忍。有。誰。微。重。集
往。歲。風。雲。接。重。霄。日。月。開。奏。篇。聞。歎。息。造。勝。驗。圓。回
延。因。緣。倏。病。鋒。車。又。趨。東。之。惟。天。子。聖。珍。瘁。豈。無。哀

感餘承家火。規撫于世。公典刑。知任重。禱度約。時中
云。合。情。淳。氣。諸。儒。輔。翼。功。生。豈。竟。竹。意。霜。電。雷。疾。風
蟠。際。匪。三。極。精。微。破。一。毫。百。川。滄。海。受。五。嶽。衆。山。高
退。託。何。有。聲。名。肯。自。豪。何。人。傷。日。月。用。力。已。從。帶。過
昨。歲。利。利。訃。江。流。恨。來。平。天。乎。今。後。子。今。又。哭。先。生
利。落。真。如。此。扶。持。豈。易。成。何。以。遺。禮。樂。誰。慰。九。原。情
鏡。曲。重。攜。杖。章。都。再。及。門。詩。書。闕。授。際。耳。目。竟。頓。昏
悵。悵。身。何。極。蹉。跎。意。獨。存。長。途。風。雨。將。十。臂。蹙。追。奔



東萊呂太史全集附錄卷第四十終

